

汉语“重轻型”韵律模式的 辨义功能及其系统价值

吴为善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汉语“重轻型”韵律模式的 辨义功能及其系统价值

吴为善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重轻型”韵律模式的辨义功能及其系统价值/
吴为善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486 - 0809 - 7

I. ①汉… II. ①吴… III. ①汉语—韵律(语言)—
研究 IV. ①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8970 号



汉语“重轻型”韵律模式的辨义功能及其系统价值

著者——吴为善
责任编辑——吴耀根
封面设计——严克勤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学林出版社
地址: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 64515005
网址: www.xuelinpress.com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 www.ewen.co
排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710×1 020 1/16
印张——12.25
字数——24 万
版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486 - 0809 - 7/H · 51
定价——3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本课题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科研创新重点项目，
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资助，
项目批准号为 12ZS120。

序

本专著是上海市教委资助的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形式。书写出来了,研究也告一段落,与当时的初衷相比,有些新的感觉,这大概就是用来写“序”的。所以,大凡专著的“序”,就编排形式来看放在最前边,而就撰写过程来看往往在最后边。

笔者真正的“母语”是吴语,加上多年来走南闯北,普通话说得 not 怎么样,离正宗的京腔差得更远。因此,从小对汉语的所谓“轻声”就没有什么语感,以为轻声就是读轻一点,至于哪些必须读轻声,哪些不能读轻声,始终糊里糊涂,没搞清楚过。但就我这样,后来竟然还选择了语言学这个专业,并且还是较早就涉入汉语韵律研究领域的学者。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当我从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轻声时(说不好其实并不要紧),才发现汉语的轻声还真不容易弄明白。比如轻声的属性、轻声的声学特征、轻声的音位学定位等,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要确认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哪些是轻声词时,分歧更大,权威的文献、辞书都有很大的差距。至于轻声这个韵律特征与句法、语义、语用的关联性研究,几乎是空白。据内行的专家(语音学家)说,事实上汉语轻声确实不规范,哪些词必须读轻声,哪些词不能读轻声,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很多词语有人读成轻声,有人不读轻声;同一个词有时读轻声,有时又不读轻声。

为了完成这个课题,我不得不较为仔细地将相关文献都读了,才意识到汉语轻声的独特之处。汉语本身就极有个性,汉语选择汉字作为记录书面语的符号,造就了汉语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基本语言单位。而每一个音节(即有意义的字)都由声调控制,具有系统的辨义功能,不能出错。至于一个字读音的轻重、长短则并没有系统规定,具有相当的“弹性”,一般情况下由说话人自己把握。这就是汉语轻声不规范、不统一的缘由。那么,既然不好把握,干脆就不要轻声行不行?答案是不可能的。Joan Bybee, R. Perkins 和 W. Pagliuca 在合著的《演化而来的语法》中认为:

语法不是逻辑分析的工具,不是分析句子成分、语法关系的工具;语法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组织信息的手段,具体说是强调、突出、弱化某些信息的手段。例如时体标记的作用是让说话人在提供时间信息的同时不

像用实词那样将这一信息突现出来,不让它干扰句子主要信息的传递。

(参见沈家煊 1998)

上述引文是很精辟的,其中“强调、突出、弱化某些信息的手段”其实指的就是通过读音的轻重来体现语法关系(包括句法的和词法的)。因此,作为书面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等价的、等重的汉字符号,而诉诸听觉却是一溜轻重相间的音节串(语流),它们有轻有重的读音,传递着有轻有重的信息。

由于中古以后汉语双音化的驱动,汉语基本单元的韵律形式以双音节为主体。在双音节韵律框架“整合”与“分化”的双重作用下,汉语两字组的韵律形式形成了“中重”与“重轻”的对立与互补,成为本专著考察的主要对象。有些现象颇有特色,耐人寻味,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举个例子,“坊”的基本语素义指“小手工业者的工作场所”,构成合成词“×坊”不读轻声,如“粉坊、谷坊、酱坊、面坊、磨坊、碾坊、油坊、染坊”,但是作为总称的“作坊”却读轻声。合理的解释是“作坊”作为总称,概括了所有的各类工坊,语义泛化了,而泛化正是虚化的典型表现,那么这里就反映了语素义的虚实与轻重对立之间的某种关联。

不过,汉语的轻声确实没有明确的系统规定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倾向。然而既然汉语有轻声现象,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不可能杂乱无章,一定有倾向性规律。这就是我们要探究的事实。实际上汉语轻声的存在主要也是用来“辨义”,包括词义的整合与分化、概念的分列与固化、构词的实素与虚素、重叠的量增与量减等等。总之,汉语轻声的辨义功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本专著只能说是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关注这个领域,以真正揭示汉语轻声的本来面貌。

目 录

引论 音系学视野下的汉语轻重音

第一章 汉语“轻声”的属性及其声学特征	3
一、传统语音学的研究	3
二、当代音系学的研究	8
第二章 汉语“重音”的属性及其声学特征	12
一、汉语“平仄律”的解析	12
二、汉语“重音”的特征	15
第三章 汉语轻重音系统及其变体示例	19
一、轻重音二元对立	19
二、“重音位”及其变体	21
三、“轻音位”及其分类	27
第四章 汉语节律结构单位及其类型示例	32
一、节律结构单位的模式分布	32
二、节律结构单位的类型示例	34
三、汉语节律结构的轻声配置	38

上篇 轻重音辨义功能的共时考察

第五章 现代汉语轻声现象的综合考察	44
一、轻声词的基本情况分析	45
二、轻声词的构成类型分析	48
三、轻声词的弱化规律分析	51
第六章 复合两字组的辨义功能之一：词义和词性	53
一、轻重对立的词义分化	53

二、轻重对立的功能转化	56
三、轻重对立的认知解释	60
第七章 复合两字组辨义功能之二：分列和固化	67
一、词语界定的模糊性	67
二、轻重对立的区别性	69
三、功能转化的理据性	75
第八章 复合两字组的辨义功能之三：实素和虚素	79
一、汉语附缀的基本属性	79
二、轻声附缀的类型示例	81
三、轻重对立的义项互补	85
第九章 重叠构形语义对立的辨析：量增和量减	96
一、词形韵律模式的制约	96
二、重叠象似动因的理据	98
三、单动重叠的范畴义互补	102

下篇 轻重音辨义功能的历时探究

第十章 双音化趋势及其历史动因	114
一、语言系统的内部调节	114
二、社会发展的信息分类	119
三、语言节律的自然特征	121
第十一章 双音化运作结果之一：整合	124
一、概念整合理论及其要点	124
二、概念整合机制及其示例	127
三、复合轻声化的整合效应	134
第十二章 双音化运作结果之二：分化	144
一、双音化的句法运作机制	144
二、语义类化与附缀成型	146
三、语义虚化与虚词成型	151
第十三章 前松后紧规律及不对称现象	157
一、汉语前松后紧规律的制约	157
二、汉语语法化的不对称现象	160
三、历时演变轨迹与共时界面	163

附录 1: 单纯轻声词	166
附录 2: 附缀轻声词	167
附录 3: 复合轻声词	171
附录 4: 重叠轻声词	174
参考文献	175
课题组成果	183
主要工具书	184
后记	185

引论 音系学视野下的汉语轻重音

就当代音系学的发展来看,20世纪20至40年代是美国音系理论的第一高潮,这一时期语言学家以自己本不熟悉的印地安语为语言素材,建立起了严格的描写派结构主义音位学(即自立音位学);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是美国音系理论的第二高潮,这一时期语言学家以自己熟悉的英语、俄语等为语言素材,在与自立音位学的激烈论战中,建立起生成音系学的标准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无论从提出理论的价值还是从提出理论的数量来看,都可以看作是美国音系理论的第三高潮。70年代中期以后的诸多音系新理论之所以被统称为“非线性音系学”,是因为这些理论对组合方向上音流的结构有了全新的看法。描写派结构主义的自立音位学和生成音系学的标准理论都把音流的结构看做单线性的,即语音的小单位(音位或音段)在单线上的组配限制形成了音流的结构。所以这些学说又可统称为“线性音系学”。

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音系学研究了不同类型语言的各种音系现象,分别揭示了轻重音、声调、区别特征、声母、韵母、音节、语音词等不同性质、不同层次语音单位有凌驾于独立音段(或音位)的线性结构。也就是说,看起来在时间一维向度上延续的音流,结构上却比前人描述的单线性要复杂得多:音流有多层次、多序列的线性配列限制,不同层面的线性结构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揭示音流的多层次线性组配,揭示某个层次上线性配列的普遍特点,揭示多层线性配列的普遍关联,成为音系学研究的新趋势。这一全新的立足点,使得这一时期的音系学取得了丰硕的新成果。(参见王洪君2008[1999])

本专著的“引论”部分将分别阐述汉语“轻声”和“重音”的属性及其声学特征,并进而讨论汉语轻重音的二元对立系统,在此基础上描写汉语节律结构单元(音步)韵律模式的类型。

第一章 汉语“轻声”的属性及其声学特征

轻声是汉语韵律特征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句法、语义和功能的区别手段。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赵元任先生在《国语罗马字研究》(1922)中第一次提出“轻声”的概念以来,轻声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成为汉语语音研究的一个聚焦领域。据刘俐李(2002)对汉语轻声研究现状的初步统计,20 世纪研究轻声的专论有 82 篇。以 1978 年为界,前 80 年有 21 篇,后 20 年有 61 篇,前 80 年与后 20 年不仅数量很悬殊,而且研究的内容和侧重点也明显不同。1978 年以前的轻声研究以感知的客观描写为主,1978 年以后的轻声研究以实证和理论探索为主。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语音学的范围之内,而从当代音系学以及韵律句法学的角度探究它的句法、语义功能则相对比较少,从而也就未能很好地将轻声现象和句法、语义、语用等层面结合起来,去发现轻声在汉语语言系统中的真正价值。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粗略统计,研究轻声的专论已超过 50 篇,理论和方法已突破了传统语音学的框架,进入当代音系学以及韵律句法学的范畴,大大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传统语音学的研究

传统意义上的语音学(Phonetics)是研究人类语音发音特点,并提出各种语音描写、分类和转写方法的科学。语音学一般有三个分支:(1) 发音语音学(phonetics),研究发音器官如何产生语音;(2) 声学语音学(acoustic phonetics),研究口耳之间传递语音的物理属性;(3) 听觉语音学(auditory phonetics),研究人通过耳、听觉神经和大脑对语音的知觉反应。而后来新兴的“实验语音学”(experimental phonetics)则是用各种物理设备,如测量气流或分析声波的仪器,来研究上述三个方面的任一方面。语音学的研究工作因此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语音发音、声学感知的一般研究,另一类是对具体语言语音特点的研究。后一种意义上的研究还需要分出另一个维度,即研究语音在一种语言的发音系统中如何使用。语音学的这种功能研究通常是在音系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当语音学家研究的是某一具体语言或方言系统,就可以确认语音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从实际情况来看,立足传统语音学的汉语轻声研究,汉语学界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 轻声的读音、分类和作用,(2) 轻声的声学特征和实证

参数,(3)轻声产生的时间、动因和机制。

(一) 轻声的读音、分类和作用

20 世纪 20 年代,赵元任首开轻声研究的先河,他在《国语罗马字研究》(1922)中第一次提出“轻音”的概念。他指出:“轻音字永远轻读的也用去声符号(就是不符号)。偶尔轻读仍照原来声调写(这类字的轻音本来是中性的短音,去声的音高也是不高不低,读短些也差不多。例如‘先生’中的‘生’是轻音,所以就和‘先胜’念快了差不多)。”他在次年出版的《国语新诗韵》(1923)中非正式地使用了“轻声”这个名称:“凡是字音轻读的时候,都不照原来的读,但只用一种不高不低的‘轻’声含含糊糊的带过去。”“轻声”这一术语在赵元任的《新国语留声机片课本》(1934)中正式替代了“轻音”,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赵元任还在《北平语调的研究》(1929)和《汉语的字调和语调》(1933)中先后讨论了轻声问题,主要涉及两个要点:其一,轻声的音变。他指出轻音字有中、高、低三种读法:阴平、阳平后的轻声读半低音 2;上声后的轻声读半高音 4,和前面半截子上声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上声;去声后的轻声读低音 1。他还列出了元音音变规则:ia 变 ie,ua 变 uo,ai 变 ei,语助词的韵母变 ə。其二,轻声类别、轻声词范围以及轻声和轻音的关系。他将轻声分作“永远轻读的”和“偶尔轻读的”两大类,同时列出 6 类可类推的轻声词:(1)语助词,(2)虚字词尾(如“但是、后头、我们”等的后一个音节),(3)动词后的趋向词,(4)表方位的后置词,(5)不特指的做宾语的代词,(6)“V 不 V”中的后两个字。(参见刘俐李 2002)

赵元任之后,学界的轻声研究就围绕着这些问题逐步扩展延伸的。张洵如(1956)研究了轻声分辨词义的功能;承融(1959)将可类推的轻声词由上述赵元任的 6 类扩展为 15 类。此后学界进一步探究轻声音节的音变,发现除了韵母所发生的主要元音央化外,清辅音声母还同步弱化为浊辅音;80 年代中期人们又发现轻声音节还伴有增音、减音、脱落等音变现象。值得一提的是林焘(1962)找到了语音与语法“接口”的一个示例。他在文献中有三个重要论断:其一,语音结构有层次,轻声与非轻声音节不在同一语音层次,轻声音节逐渐失去独立性而依附于前一个音节;其二,轻声音节的音长和音高变化证明它与前一音节已合为同一个语音单位;其三,普通话轻音有语调轻音和结构轻音两类,如代词和副词通常读成语调轻音,而结构轻音能反映出语音结构的层次,对分析语法结构有帮助。由此他将“住在北京”之类的结构分析为述宾结构:住在/北京。理由是“在”属于结构轻音,依附于核心动词“住”,“住在”成为一个语法结构体,与“北京”构成述宾关系。这个结论得到了语法学界的热烈响应,将轻声当作语法分析的参照点,是语音研究与语法研究相结合的范例,属于韵律句法学的范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意义,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后来被语法界普遍接受和采用。

(二) 轻声的声学特征和实证参数

早在上一世纪 50 年代,影响较大的两篇轻声实验报告是前苏联学者扎多延柯的《汉语弱读音节和轻声的实验研究》(1958)和斯基式涅夫的《现代汉语音节重音的声学本质》(1959)。国内对轻声声学特征的实验研究是上一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的,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界对轻声本质的认识。主要有如下几个要点:(1) 音强不是轻声的本质属性;(2) 轻声与音长和音高的关系密切;(3) 轻声音高有曲线变化,不是传统认定的一个点;(4) 证实了轻声音节的元辅音音色的伴随性变化,主要有元音央化,不送气塞音、塞擦音浊化,此外还发现鼻音韵尾有时会脱落。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林茂灿等人的《北京话轻声的声学性质》(1980)、《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的初步实验》(1984)和《普通话轻声和轻重音》(1990),高玉振的《北京话的轻声问题》(1980),林焘的《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1985),曹剑芬的《普通话轻声音节特性分析》(1986),巴维尔的《北京话正常话语里的轻声》(1987),王韞佳的《轻声对非轻声音节调域的调节》(1995)和《轻声音高琐议》(1996),劲松的《现代汉语轻声动态研究》(2001)。他们分别对北京话轻声做了声学特征分析、听辨实验和合成实验,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轻声的音长、音高、音色和音强。他们的结论不完全一致,具体表述如下:

1. 轻声的音长

斯基式涅夫、林茂灿、曹剑芬和劲松等学者比较了“重轻型”双音节轻声词前后音节的长短。斯基式涅夫的结论为:前一音节元音的平均长度都比后一音节长,通常重读元音平均比轻读元音长半倍到一倍。他测量的是音节中的元音长度。林茂灿、曹剑芬和劲松的实验与他不同,他们测量的是整个音节的长度,但结果却有所差异。林茂灿的实验结果表明,轻声两字词后字读轻声时,长度为重读时长度的一半左右;曹剑芬声学分析的结论是,轻声音节的长度大约为正常音节的五分之三;但劲松的实验研究发现实际情况比较复杂,轻声音节的长度同前一音节长度之间没有始终一致的比例,有的是五分之三左右,有的为二分之一,有的甚至短到三分之一,它们没有明显可循的规律。林焘的听辨实验证明,北京话双音节“重轻型”的第二音节的音长越短,听成轻声的比率就越高,并且没有例外。上述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却一致表明音长变短是构成轻声的重要因素。

2. 轻声的音高

有关轻声音高的实验研究结论集中在两点:一个是轻声音高随着时长的变化而变化,这证明轻声有调型,并非原先认定的音高变化无调域,仅仅为一个音高点;另一个是轻声的音高曲线取决于前一个音节,即在阴平、阳平、去声的音节后,轻声音节的调型为降,在上声后为平。有关轻声音高的分歧主要有三点:

(1) 音高和音长哪个是轻声的首要特性。实验证明,音高和音长都是构成轻

声的重要因素,但哪个是首要因素,学者们看法不一。林焘认为对声调语言而言,音高和音长有明确分工,音高的变化在重音音节中已经起了非常重要的辨义作用,在分辨轻音音节时当以音长为主,由此他认为音长是轻声的第一特征。而曹剑芬认为,音长和音高是构成轻声的两个重要因素,但还是音高的作用更大些。

(2) 轻声调型在分辨轻声中的作用。林焘听辨实验的结论是:听辨中调型的升降起一定作用,但要受音长的制约,音长越短,调型升降对听辨所起的作用就越小,因此调型的升降显然不是轻音的本质特点。而曹剑芬认为调型可能对轻声的听辨有重要作用。

(3) 测定的轻声调值不统一。依据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音节组合的次序,高玉振定为 3、3、4、2,林茂灿定为 41、51、33/44、21,王韞佳定为 41、52、33、21,曹剑芬只是对实验结果做了如下描写:起点的音高,阳平后最高,依次是阴平、上声、去声;收尾的音高,上声后最高,依次是阳平、阴平、去声。

3. 轻声的音强

学者们一致认为音强不是汉语轻声的本质特征,轻声音节的音强不一定就比非轻声音节弱。斯基式涅夫比较双音节轻声词前后两个音节后发现,重读元音和非重读元音的音强的比例是以重读音节的声调为转移的。前面的重读音节为上声的,虽然我们听起来重音是在前一音节上,实际上前一音节的元音都比后一音节弱一些;前面的重读音节为阳平的,重读音节的音强差不多平均比轻读音节大半倍;前面的重读音节为去声的,重读音节的音强平均超过轻读音节的半倍;前面的重读音节为阴平的,重读音节在所有情况下都超过轻读音节的音强(平均半倍至一倍)。曹剑芬用叠字轻声词做实验,也发现轻声音节的音强可能与前一音节的声调相关。劲松的实验证明,与前一音节相比轻声词后一音节的强度有减弱、相同、增强三种情况,阴平、阳平和去声后的轻声音节强度都小于前一音节,而上声后的轻声音节强度几乎都等于或大于前一音节。

4. 轻声的音色

林茂灿和曹剑芬的实验对音色的分析最为详细。林茂灿主要是把轻声字韵母的声学表现与重读的四声字相比较,发现在轻声字音中,介音和主要元音都以较大幅度离开其在四声字音中的位置,并向央元音方向移动,而元音尾、[n]尾和一些[ŋ]尾有丢失的倾向。曹剑芬则根据实验结果进一步指出,轻声音节的主要元音央化,复合元音动程缩短,鼻韵尾会消失,浊化比例约为 60%。

(三) 轻声产生的时间、动因和机制

轻声产生的时间、动因和机制历来是汉语轻声研究的重要领域,学者们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加以探索,下面分而述之。

1. 轻声产生的时间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系统,但汉字是表意文字而不是表音文字,因此无法反映语音的轻重变化。所以现代汉语的轻声产生于什么时期,只能根据历史文献、现代方言语音以及语音发展的规律来推测。邢公畹(1948)认为,轻音现象是伴随着构词法上“附加字”的出现产生和发展的。他指出附加字及其相伴随的轻音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汉台两语的演化过程中是一致的,附加字是汉台语构词法上的一种新成分,因此推测汉语轻声字在汉代以前似乎没有,唐五代以后才渐渐多起来了。王力在《汉语史稿》(1980[1958])中认为,普通话里轻音的产生应该是在动词词尾“了”、“着”成型、语助词“之”为后起的“的”所替代、新兴语气词“吗”、“呢”出现的时代,他推测这些功能性语法成分从开始就是念轻音的,因此推测轻音的产生在12世纪(宋代)前后。匈牙利学者陈国(1960)根据历史文献证明轻声产生的年代,他根据用婆罗米字母转写的鸠摩罗什全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本,证明那时西北某些汉语方言里已经存在有轻音。李荣在《旧小说里的轻音字例释》(1987)里排比《金瓶梅词话》里“晓得、家火、横竖、央告”的异文,跟现代汉语的读音加以比较,提出这些现在后字读轻音的双音词,在《金瓶梅词话》写作时代已经如此。李思敬在《现代北京话的轻音和儿化音溯源》(2000)中比较《红楼梦》的七种早期刻本,主要是比较各抄本自身以及诸抄本之间的异文,列举了“编排、便宜、差事、搭讪、懒得、打点、打量、端详、端的、敢自、估量、摸索、糟蹋”等多组异文,从而认为在《红楼梦》的时代,轻音在北京话里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语音现象了。但是相对于共时研究而言,汉语轻声的历时来源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停留在某些依据语音构拟的推测。

2. 轻声产生的动因

关于轻声产生的动因,基本上有以下三种观点:

(1) 从生理的角度解释。人的发音器官由口腔及鼻腔、喉头及声带、肺部及气管三部分组成,按照肌肉紧张原理,每发一个音发音器官的肌肉就紧张一次,每一块肌肉的紧张递增而复减,就发出一个音节。实验证明当舌位处在央元音位置时,肌肉的紧张度是最小的,即处于最省力的状态,这是汉语轻声音节元音央化的自然理据。林茂灿等(1990)的声学实验结果表明,单元音韵母在轻读时或多或少地向央元音 ə 移动。因此在说话的时候为了减轻发音器官的紧张和疲劳,采用省力原则,在能让对方听明白的前提下,把双音节的后一个音节发得又轻又短,从而保证长时间说话的生理机能。

(2) 从构词的角度解释。古代汉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表达的需要,往往在它的前后加上一个意义相同或意义相近的语素,由于传达的信息带有羡余性而变得轻读(即不必重读)。学界很多人认为词语的双音化是产生轻声的重要原因之一,轻声的依附性决定它的出现必得有依附对象,而双音节词

提供了这一条件。

(3) 从节奏的角度解释。人们为了增加语言节律的美感,要求诗必押韵,词必合辙,使语言节律或婉转悠扬,或跌宕起伏。轻声的出现使语音轻重相间,能使语言节律抑扬顿挫、起伏有致,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3. 轻声产生的机制

关于汉语轻声产生的机制,巴维尔在《北京话正常话语里的轻声》(1987)中提出了“重音左移”的假说:由于重音向左移动而造成声调特征永久性失落,于是出现轻声,这种重音左移是北京话形式化的语音标记。他将轻声形成的过程归纳为逐渐推进的5个阶段:语法结构松散的抑扬格强弱模式(如“你看”)→语法结构紧凑的抑扬格强弱模式(如“服输”)→结构形式化、介于抑扬格和扬抑格之间的强弱模式(如“就是”)→紧密的构形结构、扬抑格强弱模式(如“爱情”)→完全形式化的结构、扬抑格强弱模式(如“车子”)。轻声是该过程发展到音节融合之前的最后结果。王志洁在《词汇变调、词法变调和音系变调》(1999)中认为哪些词容易变成轻声,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词重音的位置,他认为轻声化就是一种失调过程,这和巴维尔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二、当代音系学的研究

进入本世纪以来,国外当代非线性音系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逐步渗透到汉语音系的研究中,从实际情况来看,立足当代音系学研究,海内外学者们探索的汉语轻声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轻声的音系学特征,轻声的调值实现规则,音系值、实现值和听感值的关联。下面分别介绍主要的代表性观点。

(一) 轻声的音系学特征

对轻声现象的音系学属性定位,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轻声是一个独立的调类,另一种认为轻声属于轻重音系统。

1. 轻声是一个独立的调类

这种见解又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轻声是一个与四声声调并列的独立调位,持这一观点的有张洵如(1947)、李荣(1956)、徐世荣(1957)、曹剑芬(1986)。比如徐世荣把非轻声音节的声调称“正常声调”,把轻声音节里的声调称“短弱声调”;曹剑芬认为轻声是一种音高现象,有自身的调形,并特别指出轻声调形可能对轻声的听辨具有重要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轻声是四声声调的一个变调。比如游汝杰(1980)认为类型化是音位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轻声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不能称为“音位”;鲁允中(1995)也认为由于轻声本身没有固定的调值,而读轻声的字都有原来固定的声调(调值),所以在我们的教科书上都把轻声看作是